



从1978年到2018年,亿万中国人民乘改革开放之东风,凭着勤劳和智慧,衣食住行发生了“幸福的巨变”。从自行车到小轿车,从烧火做饭到智能灶具,从购物凭票到网上购物……普通百姓的生活之变,也折射社会变迁、时代进步。

——编者

精品篇

渐行渐远家织布

□村姑

村庄已沉入浓重的夜色中。下晚自习回家的女孩想起了自己的家,小油灯一定还亮着,屋角一辆纺车正嗡嗡转。

是的,妈妈正坐在纺车前。大襟棉衣里,裹着正睡得香甜的小妹。妈妈右手摇动车轮,左手一扬一落,棉卷里藏着的条条细线,就跳出来缠在了锭线上。一个白萝卜正渐渐长大。

纺线,是妈妈整整一个冬天的活儿。白天上工,做饭、纳鞋底、喂猪、洗衣……只在夜晚,一切都收拾停当之后,妈妈才能坐下来,一坐坐到大半夜。女孩一觉醒来,还听见嗡嗡的纺车声,妈妈的身影被灯投射到墙上。“妈,睡吧。明天再纺。”“你睡吧,明早还得上学呢。我这个穗子纺完就睡。”

每晚三个穗子,是妈妈的作业,不做完她不会睡。女孩知道。纺了线,织成布,才能做被里布,做棉衣布,做鞋布。春天终于来了,妈妈开始挽线,浆线,落线,经线,梳线……线请上织布机了。从此,五点钟上自习,女孩是在织布机的咣咣声中醒来的。妈妈几点起来的,她不知道。

夏天中午,蝉在高树上长嘶,织布机在咣咣地响,线梭在左右手之间穿梭,踏板交替上下,挡板前后移动。偶尔,妈妈的辫子跑到胸前来,她一晃头,使劲把它甩到背后去。春种棉,夏管棉,秋收棉,冬纺线,春经线,夏织布。棉花就这样循环在妈妈的四季里。

分地到户以后,妈妈把两大块旱地都种上了棉花。像蜜蜂拥有了大花园,妈妈更辛苦了,也更有力气了。妈妈有一个远大的理想:四个儿女,每人结婚准备五条被子。她结婚时只有一床铺盖,她不想让她的儿女将来作难。

从织布机上取下一卷卷新布,放在干净

平整的石头上,抡着木棒捶时,或者和邻居大婶一人拉着长布的一头,一松一紧地往后拽时,那种轻快,是妈妈欢乐的舞蹈。

木箱里放了一沓又一沓的家织布。夏天,妈妈把它们抱出来,带着新鲜的布香,搭在平房上的铁丝上晾晒。“等你们结婚时,被里都是现成的!”妈妈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。

十年后,女孩结婚的时候,妈妈真给她准备了五条被子。只是那时带红绿条纹的机织被里已在市场上流行,只用了两条家织布。妈妈有点儿遗憾。

大妹结婚时,只用了一条。弟弟结婚时,时兴在镇上弹花店里直接做被子,套被罩,弟弟不要家织布。小妹结婚时,妈妈没敢提家织布的事。

家织布就这样寂寞地待在箱底里。妈妈依旧年年晒。“当年怎么没想到这一天啊。早知道,也不瞎赶这些忙了,让你们也跟着我吃了不少苦。”她叹口气,然后又笑起来,“你们赶上了好时代,再不用像我那样,不得睡一个囫圇觉了。”

前几天回家,妈妈喜滋滋地说,镇上有一家印花店,能给白布印上花,当单子铺,又舒服,又好看!给你们姊妹一家两条,咋样?妈妈的眼神让她不忍拒绝。

印着朵朵淡蓝色花的家织布床单,挨着皮肤,有种粗糙的舒服感。当年的女孩早已为人母,躺在床上,又想起了妈妈当年的远大理想,她的眼角有什么东西一颗一颗滚下来。

这个女孩绝不仅仅是我,这样的小村庄有多少呢?这样的小村庄有多少呢?渐行渐远的家织布,承载着母亲们的爱与辛苦,也记录着四十年来时代越来越轻快的发展历程啊。

灶具篇

炊火燎灶话今昔

□谢玉民

要说起40年来的巨大变化,我有年龄优势,有更深的体会,无论吃、住、行、用、购、娱,哪个方面我都能说出一大堆话。若是从吃说起,且不说从40年前的米面油菜到今天的肉蛋果奶,单说炊火燎灶就很有话说。

俺老家在孟津县东部农村,1978年以前,那里还没有摆脱“红薯汤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”的贫困生活。各家各户为了省钱省煤,做饭都是“烧地火”。“烧地火”就是用土锅台做饭。这种传统的烧火做饭方式在俺老家不知延续了多少年,反正一代一代人都是从烟熏火燎中走出来的。

1978年春天,在洛阳工作的父亲从城里带回来一个做蜂窝煤球的铁片子。他往碎煤里添加一定量的土,然后和成煤泥,再用“铁片子”打成蜂窝煤,晒干后用蜂窝煤炉做饭,清洁、方便又好使,曾吸引四邻八舍来俺家观看。

不久,我们村的各家各户都用上了蜂窝煤炉子。

1983年,我结婚时,领导在乡办厂为我找了一间房,房前搭了一个约五平方米的棚子当厨房。厨房又小又简陋,屋子里漆黑一团,白天还须点蜡烛,做饭时的油烟气也往屋里钻,一年四季苦不堪言。

1988年,我搬家到县城,

虽然烧的还是蜂窝煤,但用的炉子带烤箱还能出热水,功能多质量好。冬天吃罢晚饭,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饮茶温酒,有说有笑其乐融融。

1993年,我又搬到一个宽敞的新居,干脆买了一个用厚铁板焊制的能出热水的“大肚子蜂窝煤炉”。这种炉子最大的好处是不但能做饭,而且能将自来水加热。淘米洗菜、刷锅洗碗都有热水。我还将热水接到卫生间,洗脸刷牙、洗衣冲澡,得劲得很!

别说我喜新厌旧,随着居住和经济条件的改善,我又购置了一套液化气灶。后来手头宽裕了,厨房又添置了一台微波炉和一台电磁炉,三套灶具齐上阵,该用啥就用啥。幸福感和满足感天天写在脸上。

2015年,我将房屋装饰一新,还购置了一套钢化玻璃面的天然气炉灶,开始使用天然气点火做饭。装修过的厨房整洁光、窗明几净,各种厨具闪闪发亮。至此,每入厨房即面露喜色,吃饭也觉倍儿香,厨内厨外温馨无比、幸福满满。

回想这四十年,从烟熏火燎烧火做饭到使用天然气炉灶,小小厨房就见证着俺家从满足温饱到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跨越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 衣食住行话变迁

购物篇

远去的票证年代

□一路平安

在那吃饭凭粮票、穿衣凭布票的计划经济年代里,老百姓吃、穿、用、行,如果手中缺少了那五花八门的票证,真的是寸步难行。这些对农民来说,尤为特殊。

那时的粮票有粗、细、杂粮之分,有面粉、大米、玉米、高粱和红薯面,还有蒸馍、面条、豆腐、布、食用油、禽、蛋、肉、糖、肥皂、香烟和自行车等票证。

到了20世纪70年代,票证中最“主贵”的,当属“工业券”了,用农民的话来说,咱在家乡务农的农民就不沾边儿,没份儿了,本地人就是手中有钱也未必买得到。

那年月,最吃香、最珍贵的票证当属全国通用的粮票。据年长者说,当时手中若存有20斤“全国通用”的票证,准能娶上媳妇儿。因此,农村人的闺女长大了,家里的长辈们都想让她找个城里的小伙子嫁过去,图的就是跳出“农门”跃“龙门”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在那个年代里,城里人家家家户户全都是靠粮票吃饭,孩子多的农民家庭心想调剂点粮

票、布票来补贴家用,可人家宁可借钱给你,也不会给你紧缺的票证。

据说,洛河南岸某村庄有一男青年,因饭量大填不饱肚子,天天还要吃父母和兄妹的“定量”。从20岁开始,父母就张罗着给他找对象,可一直到30岁还未成亲,原因就是姑娘嫌小伙子饭量太大,担心以后过日子怕给家里“吃穷”了。

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,也吹散了洛河南岸广大农民心头的阴霾。

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,农民兄弟在各自的责任田里辛勤耕作,换来了五谷丰登、家家有余粮的好年景,人们不愁吃不愁穿,而粮票等各种票证倒成了手中的废纸片。

改革开放的好政策,使城乡市场日趋活跃和繁荣,粮、油、肉、蛋、禽、菜等餐桌上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,如今网上购物也很普遍,布票、粮票和食用油票等票证也退出了历史舞台,“票证供应”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

出行篇

我家“坐骑”变迁史

□洛水无痕

30多年前,老公给我买了一辆金狮牌自行车,弯梁,紫色,煞是好看。那时,我每月的工资才45元,而这辆车就300多元。

车贵自然爱惜,我每天都会擦好几次,还织了紫色坐垫和护套来装扮它。平常,“金狮”驮着我俩上下班;周末,我们骑着它购物、逛街、看录像、逛公园。生活虽然简单,但很甜蜜。

儿子出生后的几年间,我买菜、做饭、上班,接送他上幼儿园,节奏快得像有鞭子抽着。“金狮”慢慢旧了,前后轮子的内外带多次更换,虽然依旧轻快,但整天马不停蹄地骑来蹬去,只感觉累得慌。

有一天逛街,一辆踏板摩托车吸引了老公的目光。车身修长,银白色,大踏板,车座又宽又长,坐上去挺舒服,三个人也不觉得挤。他对它一见钟情,不由分说就推回了家。我围着车左看右看,越看越喜欢,儿子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,嚷嚷着“要坐大摩托”。老公看了说明书,试了防盗锁,调了定位报警器,然后载着儿子在小区广场兜起了圈子。

当天下午,我们一家子又一起去龙门兜了风,那风驰电掣的感觉真爽,儿子兴高采烈,一路上叽叽喳喳喊个不停。之后,回老家,逛银滩,看小浪底,赏青要山,游龙潭峡……踏板摩托车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那种出游时随心所欲、说走就走的方便快捷,真让人舒心!

看老公轻松地驶来驶去,我也动了心。可我天生胆小,一直不敢摸这大家伙。他一出差,总会接到儿子的“小报告”:“妈妈骑‘金狮’接送我,又慢又晚,你什么时候回来……”于是,当他从烟台回来后,直接推回了一辆森地电动车,要知道,那时电动车才刚刚上市。

电动车骑旧一辆换一辆新的,光阴似箭,儿子已然大学毕业了。这下好了,一家三口挣钱,经济更宽裕了。今年儿子去北京工作了,为方便去高铁站或者机场接送儿子,我们花20多万元买了一辆小轿车。坐进敞亮舒适的车里,打开导航,想去哪里都不怕错了方向。听着车载音响,上白云山,登西泰山,游卧龙岗,逛千年银杏林……要多惬意有多惬意。

我和老公已经计划好了,明年暑假,我们要开着“坐骑”去西藏,欣赏高原雪域风情,好好体会一番长途自驾游的感觉。

衣食篇

话说吃穿“两不愁”

□崔光杰

前两天,女儿回家说:“爸,老师让家长讲讲你们经历过的苦难生活呢?”饭后,我便给她讲起以前的日子来。原想借此教育女儿一番,想不到她竟像听天书一样,打起了瞌睡。想来也是,现在的生活哪儿还有我们小时候的一丝丝影子?孩子想象不了,也算正常。

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,虽然不是父辈经历过的穷死人的年代,但是不愁吃、不愁穿的问题远没有解决。

由于老家处于山岭地带,耕地少、气温低,一年只种一季庄稼,主粮就是玉米和土豆。从我记事起,感觉自己就没有吃饱过。到了上学的年龄,总是在家先是喝一碗能照见影子的玉米糝汤,果腹,取取暖,然后,把衣服口袋塞满救济粮——红薯干,课间的时候,拿出来吃点儿,多少解决一下饥肠辘辘的问题。

冬天饿肚子不说,冬天挨冻也是常有的事。冬天最得意的,就是能穿上母亲缝制的老棉袄。棉袄里面连一件套穿的秋衣也没有,直接

挨着身穿,俗称“涮筒子”。没风的日子,还算暖和,一旦刮起风来,即便有太阳,风也会顺着袄里儿拼命地把寒气往里送,全身的鸡皮疙瘩蹦得老高,直让你感到彻骨的冷。稍微上了年龄的人,腰里都勒着一根绳御寒御暖,因此有“腰里抽根绳,胜过穿几层”之说。

母亲的手活儿特好,我们脚上的棉鞋都是母亲挑灯夜战的作品,但是到了融雪成水的时候,也没有另外一双鞋换穿,棉鞋就成了湿鞋,所以,每年的冬季,一双脚总少不了要经历肿痛和裂痛。

改革开放到今天,儿时的日子不见了,农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早已是吃不愁、穿不愁的新“两不愁”时代,人们都过上了富裕的日子。

把今昔作对比,意在让女儿懂得饮水思源,不忘党恩,希望她能在学习、生活及以后的工作中,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。

